

著名作家叶君健小说新作精选



相逢在维也纳

长征出版社

著名作家叶君健小说新作精选

相逢在维也纳

长征出版社

1996年11月

(京)新登字 12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逢在维也纳/叶君健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1996

ISBN 7-80015-382-7

I. 相… II. 叶…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959 号

出版发行:长征出版社(北京市阜外大街 34 号 邮政编码:100832)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75 印张

270 千字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5.80 元

目 录

婚礼·····	(1)	李淇深“下海”·····	(104)
寿庆·····	(5)	黄宗圣轶事·····	(118)
二世同堂·····	(18)	他“以天下为己任”·····	(136)
连衣裙·····	(24)	大款·····	(150)
偶合·····	(28)	诗人·····	(157)
演讲比赛·····	(35)	焦科长的奇遇·····	(162)
木板棚下的人家·····	(39)	“二爷”的烦恼·····	(172)
风·····	(44)	彼得·胡伊·····	(179)
寻宝记·····	(53)	那失去的年华·····	(192)
两个朋友·····	(62)	姐姐清瑟·····	(228)
老教授和金鱼·····	(71)	相逢在维也纳·····	(259)
洋车夫和教书匠·····	(77)	后记·····	(340)
魏彩霞独唱会·····	(89)		

婚 礼

洪日新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只有一点能说会道的本事，但没有什么实际的专长。他时刻在饥饿的边缘上游离。但近年来他却发迹了，成为一名所谓“大款”。他发财的秘诀谁也不知道。只有几个曾经借给他钱的朋友有段时间没有见到他，料想他大概在忙什么事情。他的确辛苦了好一阵子：一下子跑广东深圳，一下子跑云南边区，不时又去上海和北京。他就是这样手头开始阔绰起来，他的生活作风为之一变，不仅常请哥儿们，也请一些有来头的人物到名馆子去吃饭，其中不乏企业家及有一定权位的干部。兔子不吃窝边草。他迁居到他地去创造“事业”，最后落脚在风景秀丽的杭州。他在那里开了一个大酒楼和一个百货商店——他命名为“日新超级市场”，他自己为这两个“事业”的“总裁”。

由于过去生活不安定，他误了婚事——当上大款时还是一个光杆。现在他不能再耽误了。与他有密切业务关系的另一位天津大款黄老板有一个搞公关的女儿，由于她择偶的标准高，也未曾找到合适的对象。洪日新曾见过她一面，当时即为之倾倒。他估计他现在的“社会地位”足以赢得她的青睐。于是他直接向她求婚。不出他所料，她点了头。他们决定立即举行婚礼。鉴于他们虽然有钱，但在社会上没有声望，他们想通过婚礼，做场哄动公众的举动，以吸引人们——包括领导干部，对他们的注意和重视。

他们择了吉日，在有名的钱江度假村举行婚礼，具体地点是钱江花园的新婚别墅。这个别墅所占的面积很大，包括一座类似

四星级的宾馆，几幢二层楼的小洋房和一个大花园。洪日新把整个场地都包了下来，作为婚礼专用。为了要把它转化成为喜气洋洋、欣欣向荣的豪华婚礼场所，他特别雇来了大批装璜工人和设计师，花了十天的时间打扮它：宾馆的栅栏两侧立着 26 只高档的大花篮；园内草坪中央用密密麻麻的红（与“洪”谐音）玫瑰和（代表女方的姓的）黄玫瑰组成“心心相印”四个字的图案，周围还镶了三个哥特体的英文字母——虽然新郎及其岳丈连一个英文字母也不识。这三个洋文字的原形为 I LOVE YOU，中文意思为“我爱你”。

从形式上讲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婚礼。由于两家在文化上属于半文盲的小市民范畴，价值观具有浓厚的小市民色彩。摆阔是这次结婚大典的主题思想，为了进一步发迹，他和女方必须表现出有钱，一掷千金算不了什么，这样他们才能取得金融界和商业界、甚至政界的注意和信任，而这种信任则为他们发财致富所必需，因为他们既不搞实业，又不从事别的生产，而是靠他们说大话和“长袖善舞”的艺术——也就是吹牛、欺骗、钻空子和送红包，但这些都是传统的中国作法，虽然效果好，但未免旧了一点。现在是对外开放的时代，还应该具有现代气派——也就是洋味。因此，“我爱你”这几个英文原字，就成了“心心相印”的镶边。

光 I LOVE YOU 当然不能充分表示洋味。洋人几乎无例外地都爱花，因此洪日新搜集来几乎全城内外所有鲜花名种，把全部的空间打扮得花枝招展、单玫瑰就有 8888 支——为什么用四个 8 这几个数字，这里大概有某种神秘的象征，与财神爷的爱好有关，不足为外人道，在此文中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必要。总之，这场婚礼富丽堂皇，蔚为大观，为这个旅游城市增色不少。别墅大门没有门卫，向两边敞开，任亲朋、市民和游客自由来观礼。见到的人无不啧啧称赞，认为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罕见的奇观。只有原来住在园里宾馆的旅客们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被赶出了宾馆，连

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宾馆楼上楼下，包括餐厅都被洪日新统包了。

婚礼的气派虽然是如此豪华，但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客人中没有一个社会的头面人物——如高干——出现。在洪日新开始忙于准备这场婚礼的十天以前，他也亲自去恭请了几位与他的“业务”有关系颇有点权势的头面人物，还给他们送了实惠的礼物。请他们在举行婚礼这天来赏光，甚至还在宴席上为他们安排了首座。但他过于忙此喜事，竟然忽略了市内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中纪委派了调查组下来检查“贪污腐化”情况，与他有来往的那些头面人物正在避风，不敢露面。但使他感到最为遗憾的一件事，电视台的摄像记者没有如约来拍摄他举行婚礼的盛况。他为此事曾向摄制人员进了贡，给每个人都送了一个大红包，但他们为什么临时食言，不按时前来呢？

事实上有三个都扛着摄像机的电台记者已经来了。只是不巧在他们还没有到达举行婚礼的地点以前，他们在路上碰见了被宾馆餐厅挤出来的电视剧本作家——他们的朋友彭某。这位作家一直住在一个制片公司在这个宾馆租的一间房里写剧本。他正走向一个街头饭馆去吃饭。他一瞥见摄像组去的方向，就猜出他们来此是为何公干。他按捺不住一腔怒火，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劈面拦住他们，把他们拉进他就餐的那个街头饭馆。“朋友，来！我请你们喝啤酒。那家伙举行婚礼的时间还没有到！”

摄像组的三人觉得盛情难却，就随彭作家进了馆子。四人坐定以后，彭作家的怒气还没消，开始大骂起来：

“什么东西！不知他用什么办法弄来几个臭钱，就大肆张扬，忘乎所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我们示威！这还不是他的世界，你们凭什么去为他捧场？给了你们红包吗？你们的职业道德到哪里去了？”

这一通揭发使摄像组的三个摄影艺术家也感到自己的职业也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称号沾得上边，怎么能一下子就轻易为

几个臭铜钱所收买？他们越想越不是味，喝了两口啤酒，就起身要走，回单位去，临走时他们对彭作家表态，说：

“有什么了不起，不干就得了！他送的红包我们还没有拆开，我们请你到一个高级馆子去喝一杯，走！”。

“作家”这时气消了一大半，把他们硬拉住，按在餐桌边坐下，说：“我佩服你们的这种骨气！好！红包也不能浪费，就把它吃掉，让我也沾点光。”于是他大声喊服务员：“同志，拿菜来，有什么好吃的就拿什么？价钱随便！”

在他们痛快地饮酒和品特色菜肴的时候，洪日新还在宾馆等待摄像师光临——他们非来不可，因为只有他们开机婚礼才开始，高潮才出现。他一等再等，却不见摄像小组的人露面。直到小组在那个馆子吃得酒醉饭饱在往回单位的路上悠然慢步，洪日新还在等。来凑热闹的宾客们也感到事态蹊跷，非常扫兴。他们一个个地不声不响地溜掉，有的连祝贺的话都没有说一句。那位彭作家这时伸了一下懒腰，从街头小饭馆走出来，看到周围风和日暖，诗兴大发，想做首诗，忽然瞥见远处新婚别墅那儿有穿着入时的男女客人在往外走，个个没精打采，他已经猜到出了什么纰漏，于是他改变了主意，没有做诗，却仰天发出一声长啸。

寿 庆

麦休伊是个建筑工程师，刚退休不久。他的心情很好，因为他艰苦忙碌了一生，现在终于可以告老还“家”，过比较安闲的生活了。他在耶路撒冷市外的乡间有一幢两层楼的小房，景色很宜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国家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不久他就从瑞典移民到这里来，成为这里第一批的新国民。他投入他全部的精力建设这个新国家——他的祖国。他想他将在这里生男育女，世代地住下去，因此必须有个较永久的住处。他多方节约，终于在结婚前夕建了这幢小房，作为他的家。他的家很快也就充实起来：他妻子先后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名耶娃，现在是以色列一个颇有声望的钢琴家——这可能有他的遗传，因为他本人业余爱好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二儿子东尼奥是个造船助理工程师。只有小儿子尤吉尼现在仍在服兵役。

这是个美满的家。他虽然完成了国家要求他做的事，退下来了，但他的家却正在欣欣向荣、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像他的祖国一样充满朝气。他要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他剩下的岁月。这岁月已充满了活力，因为他的身体很好，仍可做许多事——当然现在全是在为自己做事了。周围环境的田园味浓，他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满足他的爱好：欣赏古典音乐。现在是1993年6月，他正好60岁。他只有在五岁以前做过生日，以后世事和人事倥偬，就谈不上什么庆祝了。他出生在丹麦，是丹麦的公民。不幸在他出生的那年，

也就是1933年，希特勒成了邻近的德国总理，消灭世界上的犹太人成了他的国策。丹麦是个小国，随时有被纳粹军队占领的可能。因此丹麦的犹太人都变得惶惶不安，前途命运未卜。终于1940年4月德国的纳粹部队开进了丹麦，盖世太保成了那里的统治者。对犹太人开始调查，准备大搜捕。那时麦休伊还不到10岁，但已经意识到厄运的到来。他那时做梦也不敢想，他今天能庆祝他的60大寿。

麦休伊不想铺张。他不是什么要人，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和儿女们团聚一次，聊聊天，吃餐可口的团圆饭，听听音乐，也就很幸福了——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家庭幸福。找些客人来，既花别人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一种浪费，而来一堆客人，说些应酬喜庆话，还会破坏他家庭真正亲切的愉悦气氛。耶娃和东尼奥已经是成人了，对他过去的遭遇略有所闻，懂得他内在的心情，也没张罗要请什么客人。他们只是无拘无束地坐在客厅里，谈他们自己的工作和社会上的轶闻趣事，来过一次真正的闲适家庭生活。作为一个建筑工程师，麦休伊一生在各地奔忙——因为这个新国家建筑的项目是这么多，也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儿女坐在一起闲谈一些天南地北的事情。这是他一直所盼望的场合。儿女们究竟是在新的环境中长大的，受过正规教育，学得了专业。除了小儿子尤吉尼外，已经是在社会上受尊敬的人。他们的收入也都不错，所以大家心情都好，谈话充满了风趣。但是不知道怎么的，麦休伊在愉快的气氛中，却忽然变得沉默起来。他望着儿女们——特别是耶娃和东尼奥——显得那么轻松自得，他更觉得说不出话来。

“您怎么了，爸爸？”耶娃问，“大家都这么高兴，您倒变得寡言起来！”

“正因为你们高兴，我禁不住临时起了一些感触——人真是一种怪物。”

“感触什么？”东尼奥问，“我们今天能过这样的日子，应该说是很幸福了！”

“幸福——一点也不错，”麦休伊说，“你们出生的时代好呀！”

是个好时代，儿女们都这么想。他们记得很清楚，他们的家一直是很温暖。他们的母亲，一个从荷兰逃出来的犹太难民，非常勤俭，是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爱丈夫，爱孩子，还是个缝纫能手，在一个时装厂里工作，收入也不亚于丈夫，所以家里的经济也相当宽裕。儿女们在这安静的田园环境中，童年过得非常愉快。随后他们相继上小学、中学和大学，各人学得一门专业，现在正在为国做出贡献。只是小儿子尤吉尼，刚上大学不久就到了服兵役的年龄，现在穿上军装。但一退役他就可以继续上大学；作为荣誉军人，他还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退役金，选择他喜爱的学科。不用说，他的前途也极光明。他们隐约地知道，爸爸在儿童和少年时代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享受这样的“幸福”。但那是战争年代，爸爸妈妈也不愿意告诉他们，为的是怕破坏他们的“幸福”。他们要让孩子们在愉快的气氛中成长起来。

“爸爸，今天是我们家最高兴的日子，您的脸色为什么显得沉郁？”小儿子尤吉尼问——他在今天这个场合，不知为什么，变得敏感起来。

“嗨……”爸爸发出一个低微的感叹，“本来，在有喜事的时候，精神应该爽快。不错，和你们一样，我今天感到太幸福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反而悲从中来。列宁曾经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是背叛。没有过去，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会这样使劲地建设我们的国家。过去的记忆是我们今天努力的动力。我现在就在想这个问题——说来也奇怪，这个问题恰恰现在在我心头出现了。”

“但是您从来没有对我们怎么讲您的过去，爸爸！”耶娃问，“我们现在干我们各自的专业，正需要动力——更上一个高台阶呀！”

麦休伊对女儿的话没有立即做出反应。他继续沉默，但是对自己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承认女儿说的话有道理。三个孩子现在都成熟了，可以理解世事。他们把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似乎在等他做出反应。只有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做节日的饭菜，没有在场参与这场貌似幸福、但却弥漫着某种愁思的家庭团聚。这种潜在的紧张气氛，结果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麦休伊终于还是顶不住这种压力，只好打破沉默，说了他过去从不曾对儿女讲的一段经历。

丹麦位置在德国的极北端，事实上通过施勒斯格地带与德国联成一气。在历史上这个地带一会儿属于德国，一会儿属于丹麦。希特勒上台以后它又成为纳粹德国的一部分。丹麦已经意识到，纳粹部队随时可以越过这个地带，开进丹麦的领土。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国家。希特勒为了暂时稳住丹麦人心，1939年5月13日与丹麦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但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40年4月9日，希特勒在施勒斯格部署的部队，忽然越过边界开进丹麦。丹麦有不少犹太血统的公民。以彻底、干净消灭犹太种族为国策的纳粹党人，为了怕激起丹麦人的反抗，暂时没有采取消灭犹太人的行动，只是加强边境的防守，不让一个犹太人出境。犹太人自然知道，末日在向他们招手。他们一筹莫展，只有等待死亡的到来。

果然不错，到了1943年，搜捕犹太人的罗网开始在丹麦全国撒开。丹麦这时已经有了地下抵抗组织，虽然力量不是太大，但已经有办法观察和监视德国占领军的行动。他们得知纳粹的庞大特务机构在9月间要在全丹麦对犹太人进行大搜捕。他们在丹麦广大人民的协助下，计划把犹太人全部偷渡出境。

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个中立国家，离丹麦最近。横贯在丹麦塞兰岛和瑞典极南端的奥列松德海峡的最狭处，距离只

不过三英哩半，两边的建筑物都可以隔岸望得见。据德国特务机构的调查，在丹麦隐藏的犹太人估计有七至八万人，他们打算在1943年9月把这些入围捕起来，运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列克斯塔集中营，全部消灭。丹麦人地下组织得知这情报，非常紧张。他们决心要把这些犹太人全部通过奥列松德海峡偷渡到瑞典。这是一项很不简单的人口大转移。尽管海峡窄狭，他们却不能用机船，因为机船会发出声音，容易被纳粹的海防部队发现。他们得用渔船或用桨划船，而且还只能三三两两，在黑夜的掩护下划向瑞典的海岸。于是丹麦人很快地把隐蔽在各地的犹太人分期分批地运到纳粹海防部队注意不到的地点，然后偷偷地登上那些小渔船，秘密地划向对岸。他们做得那么机密，纳粹的海防部队竟然没有发现。待他们发现时，这批大规模的偷渡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他们立即在海峡上撒开追捕的网，探照灯交叉放射，把这条狭长的海峡照耀得如同白昼。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渔船漏网，成功地达到了彼岸。

纳粹海防部队这次已经失去了海上大规模堵截的时机，只抓到了500来人。这种疏忽和失败，自然大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威风，也给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纳粹最后一定会失败。他们果然终于失败了，但他们消灭了六百多万欧洲的犹太人。

这个“故事”讲完后麦休伊望了望他的儿女们。大家都沉默不语。最后还是耶娃打破了沉寂，问：

“那么，爸爸，您呢？您也是那次逃出来的吧？——我知道您是从丹麦来的。”

“一点也不错，”麦休伊说，“我也是那时偷渡人之一，不过我那时还不到十岁。我偎在妈妈的身边，坐在最后几艘小渔船中的一艘中。纳粹的汽船发现了，向我们追来。但我们已经接近了瑞典的水域。那边有些渔船已经在水域线的另一边等待我们。我们乘的那条渔船向水域线冲去，船头正好碰着对面来迎接我们的渔

船。爸爸连忙把我从妈妈怀中接过来，急忙把我递给对面船头上伸手接我们的渔夫。我一落到他们手中，爸爸和妈妈还没来得及跳上他们的船，两颗流弹就飞来击中了他们，他们同时落水……”

“以后怎样呢？”东尼奥焦急地问。

“瑞典一个家庭收养了我，”爸爸说，“那家的主人是个小学教员，很懂得小孩子的心理，知道我失去了父母一定很痛苦。他和他的妻子——另一个小学教员——给了我无限的爱，千方百计地要抚平我心上的创伤。但我那时懂得的事已经不少，怎么能忘记那场灾乱呢？我想念我的父母——也就是你们的爷爷和奶奶，我为我们族人的命运感到悲哀，心里总是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五年以后，我们的族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现在的新国家，也就是我们正为之工作的以色列。我已经在瑞典受完了普及教育。收养我的主人认为我可以回到我的族人中间去，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我的心情也许会好些。一个新的国家有许多工作待人去作，我也可以有光明的前途。我就是这样到了这里，成了以色列的第一批公民。国家培养我，送我进高等专门学校学建筑。这就是我当上建筑师的由来。你们很幸福，从出生到现在，道路上没有遇见坎坷……”

“是，爸爸，我们姐弟们走的道路是一帆风顺，”耶娃说，“但我们的幸福是以你们老一代人所受的苦难为代价……”

“嗨，不要再说苦难吧，”东尼奥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大家应该欢喜。来，喝一杯！”

妈妈在厨房里听到这“喝一杯”，也连忙放下手头的活，赶出来参加。东尼奥走到酒橱旁，配了五杯混合酒，给每人递了一杯。“祝爸爸生日愉快！”他说，带头一饮而尽。爸爸、妈妈和姐姐也一饮而尽。只有老三尤吉尼手里擎着杯子，没有动静。他的脸色忽然变得阴沉起来，似乎有什么心事。他实际上也是正在想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他感到沮丧，以致他完全忽略了客厅里的愉快

气氛。他的整个心思飞到一个辽远的地方去了——那么远，他甚至忘记了他在弥漫着欢乐气氛的家里，在庆祝爸爸的生辰。他变得那么六神无主，弄得他手里擎着的那杯混合酒落到地上了。大家都惊奇地站起来。

“怎么了，尤吉尼？”爸爸急切地问，“你病了吗？”

“没有，”尤吉尼摇了摇头说，“这阵子部队里的值勤任务多，我有点累。现在一兴奋头就有点晕了。我想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

于是耶娃扶着尤吉尼上楼，到他的睡房里去休息一会儿。尤吉尼在床上躺下后，耶娃轻柔地说了一声：“吃饭时我再来喊你，好好睡一会儿吧。”

其实，尤吉尼并没有能休息。他一躺到床上，脑子里就比什么时候都活跃得快。头几天他在加沙地带值勤的经历全都涌上他的心头，像电影似地，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脑海中闪过，其中有一个场景最使他感到困扰，使得他心烦意乱：

前两天，精确地说，1993年5月16日上午，他在巴勒斯坦难民营附近巡逻。像平时一样，他有些紧张，虽然他手里拿着卡宾枪，腰间围着子弹带。他内心害怕巴勒斯坦人，尽管他像别的以色列士兵一样，表面上看去很威风。自从他的政府把三百多名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以后，这个地带的居民就经常起来游行、抗议。他们个个都义愤填膺，激动得无法形容。警察也无法维持秩序，政府只好派士兵镇压。每次群众的示威抗议固然都被武力压了下去，但他们的气忿并没有能消除。为了保证这个地带表面上的平静，当局只好派士兵每天在各个角落巡逻。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大人和小孩，在巡逻士兵不备的时候，往往扔石子砸他们。有的士兵被砸伤，有的眼睛被砸肿。这种意外的不测，真是防不胜防。日子一长，巡逻的士兵都变得神经质起来，一到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带，就感到草木皆兵，心绪不宁的程度，并不亚于巴勒斯坦人的忿怒。

当然他们可以随便开枪。但枪开多了，死的人也多。而且在巴勒斯坦人游行示威的时候这样做，等于是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会激起更多的抗议活动，在占领地区造成持续的动乱。在国际上这当然也引起强烈的不满。所以军中规定，巡逻士兵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开枪。但是关于“自卫”这个语汇的解释，不同的士兵有不同的理解。尤吉尼曾被巴勒斯坦人暗地里扔过好几次石子。他的后脑勺和背上已经有了好几处伤痕。在他说来，他随时都处于“自卫”状态之中。所以他在巡逻的时候，他的手指总是一直按着枪机，随时都准备发射。他内心的状态，倒很有点像惊弓之鸟，虽然他表面上显得那么镇定——不然他就有损军人的气概了。

就是在5月16日那天，他在加沙地带一个叫做牙巴利亚难民营附近巡逻。那里一个叫做穆罕默德·阿尔·库尔迪的巴勒斯坦汉子，正在他那用一些乱砖砌的小房前面逗着他的一岁零八个月的、名叫法列士的男孩子玩耍。他现在失了业，无事可干，孩子学会走路没有多久，他正好想利用这个机会锻炼孩子的体力，教他学会做些小小的跑步。尤吉尼不巧巡逻到附近来了。他看到库尔迪身材魁梧——他原是个业余拳师，心里便有点打起鼓来。他想，身旁没有别的士兵与他同行，万一这个魁梧的家伙冷不防一回头，在他的头上击一拳，他即使不当场毙命，脑子也会受到剧烈的震荡，说不定会变成一个残废或白痴——而他还很年轻，退役后还得上两年的大学！他的心一横，决心要“自卫”，先下手为强。他举起枪，对着库尔迪，按下了扳机。一颗子弹立即飞出来了。由于他在这一瞬间变得极度神经质，枪弹没有击中库尔迪，却射进了法列士的胸膛。

正在屋里忙家务的法列士的母亲，一听到枪声就奔了出来。她一看到小儿子躺在血泊之中，一声凄厉的叫声之后，便晕倒了。她的哭声把难民营里的男女老少都引了出来。库尔迪抱起儿子——

血仍在往外淌，他像发了疯似地，仰天大喊“真主啊！”众人立刻懂得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样的事在这个地带出现得太频繁了：这个小牺牲者就是近年在这个地带被杀的第34名孩子！在这个场面的激动下，聚集在难民营前面的民众，就像澎湃的浪涛，向当地驻军的指挥所涌去。驻军的指挥官已经从奔回来的尤吉尼了解到了初步的情况。他害怕这场抗议会引起整个地区的暴乱，连忙亲自出来接见大家，用和解的语气解释，说这是一场“误会”：巡逻的士兵怀疑有人要从难民营向他扔掷石子，为了“自卫”他才开了一枪，没有想到竟然伤害了一个孩子。他向大家表示歉意，请大家回去，“不要耽误一天的工作。”至于那名出了事故的巡逻士兵，“指挥部一定按照军纪给他应有的制裁。”

众人看到指挥官没有用武力来威胁，语气中还有歉意，也就各自回去。这场可能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也算缓和下来了。法列士的牺牲，像许多其他不幸的孩子一样，深深地留在巴勒斯坦人的记忆之中，但却没有得到平复。

现在正躺在床上“休息”的尤吉尼心里明白，指挥部没有制裁他，他没有一根毫毛受到损伤。指挥部只是暂时不要他去那个地带执行日常的巡逻任务，而却利用这个机会，给他放了几天假，让他回家庆祝父亲的生日。他现在觉得他是个“幸运者”。但说来也奇怪，这种“幸运”，在此时此刻却没有给他带来“快乐”；相反，却在他年轻的心里——温暖的家使他从与巴勒斯坦人敌视的气氛中摆脱了出来的年轻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无名的忧郁和迷惑。法列士在他的枪弹下倒下的情景忽然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他不禁从他父亲的祝寿联想到这个孩子的父亲现在该处于怎样一种境地和心态之中。他无法想象，也想象不出来，麦休伊也是一个人，也像他的家人一样，具有人的感情。而那个孩子的父亲呢？难道不是一个人吗？面临这样一个心理处境，他该怎么办